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 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 洪仁玕

The Landmarks of Hong Rengan:  
From Teacher in Private School, Christian to Prince

夏春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

著摇摇者 轅夏春涛

出 版 人 轅谢寿光

出 版 者 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轅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员园号

邮 政 编 码 轅100028

网 址 轅www.slc.cn

网站支持 轅(园园) 远毅远毅远毅

责任部门 轅编辑中心 (园园) 远毅远毅远毅

电子信箱 轅shj@slc.cn

项目经理 轅宋月华

责任编辑 轅薛 摇 义

责任校对 轅王媛利

责任印制 轅盖 永 东

总 经 销 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园园) 远毅远毅远毅远毅远毅

经 销 网 点 轅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轅市场部 (园园) 远毅远毅远毅

排 版 轅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轅787mm×1092mm 1/16

印 张 轅10.5

字 数 轅25千字

版 次 轅2017年 猿月第 圆版

印 次 轅2017年 猿月第 员次印刷

书 号 轅C15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

定 价 轅2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二〇一五年 庚月

# 目 录



● 序一 摇王庆成 轶贞

● 序二 摇祁龙威 轶贞

● 一 摇早年经历 轶贞

摇 匪 阍 斗 场 落 魄 轶 贞

    匪 附 奉 上 帝 轶 原

    匪 进 退 踌 躇 轶 圆

    匪 响 应 起 义 轶 愿

● 二 摇流亡香港 轶愿

摇 匪 匪 怨 世 纪 中 叶 的 香 港 轶 愿

摇 匪 匪 洪 仁 玕 在 香 港 的 交 游 与 经 历 轶 愿

● 三 摇“英雄从此任纵横” 轶豹

摇 匪 匪 千 里 来 京 轶 豹

摇 匪 匪 总 理 朝 政 轶 豹

● 四 摇《资政新篇》 轶豹

摇 匪 匪 崭 新 的 近 代 化 纲 领 轶 豹

摇 匪 匪 历 史 评 价 问 题 轶 怨

五 摇宗教思想 轶源

摇 晃 太平军中的“马丁·路德” 轶源

摇 晃 原因试析 轶源

六 摇外交思想 轶源

摇 晃 新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政策 轶源

摇 晃 洋鬼：中国之患 轶源

七 摇文化思想 轶源

摇 晃 综合儒耶的尝试 轶源

摇 晃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 轶源

八 摇社会改造思想 轶源

摇 晃 “新天新地新世界” 轶源

摇 晃 “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 轶源

九 摇“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 轶源

摇 晃 宦海沉浮 轶源

摇 晃 陪撑残局 轶源

摇 晃 魂归天国 轶源

十 摇结束语：洪仁玕的人生轨迹和

摇 晃 心路历程再认识 轶源

附录一 摇洪仁玕著述目录 轶源

附录二 摇主要参考书目 轶源

后 摇记 轶源

# 序摇一

王庆成

夏春涛同志的新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已经完稿，即将出版。我了解一些他写这本书的情况和甘苦；从题目到研究到写作，从资料到内容到观点，我都稍有所知。我很高兴为这本书写几句话，但由于我因病在外休养，手边没有他的书稿，也没有参考材料，因而这些话可能很空泛，不贴切。

洪仁玕不是无名人物，谈洪仁玕不是冷僻的题目。近几十年来，关于洪仁玕的论文书籍，我想至少总有数十篇册，可以说，过去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基础。我曾认为，我们过去的历史论著，很多是“轻骑式”的，穷尽性的研究较少。由于这种情况，不少过去的研究题目仍有继续研究的余地，甚至还有很大的余地。我想关于洪仁玕这一题目正是这样。我现在记不准确既有的关于洪仁玕的论著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成就，但我觉得，过去研究中对洪仁玕的生平事迹留有空白点，尤其是关于他后期在太平天国任职以前的事迹。约近二十年前，我曾提出希望有人研究洪仁玕在香港几年的状况，这是一个盲点。但我自己却是只说不做。如果不去填补空白，而在空白处随便涂色，那就只会造成困扰。如洪仁玕自述在香港结识了一些西教士，他到南京参加太平天国后提出过一些与原先不尽相同的政策，于是认为这是受西方派遣企图改变农民革命性质的阴谋。当然，这样的论断不可能有持久的说服力。论者对洪与西方究竟有哪些交往，并未研究，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和情况也所知甚少。事情并不清楚，就作出很大的论断。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不深入往往是不正确的重要原因。当然，不正确还会有别的原因；不能摆脱历史比附的方法，忽略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也常是重要的原因。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春涛同志这本书在深入和科学两方面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它从洪仁玕的早年经历，从洪仁玕接受洪秀全的影响信仰上帝和响应金田起义，到流亡香港、长期与西方传教士接触，到辗转数千里来到困难中的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担当重任，以及他为太平天国所提出的建议、政策和由此所体现的他的思想，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军事外交中所进行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和弱点，等等各个阶段各个方面，都作了相当详尽的研究和论述，从而有可能对洪仁玕的一生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作出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如前所述，洪仁玕在香港的几年，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上是空白，在太平天国几年的事迹也颇有模糊之处，而本书在充分利用常见史料之外，更根据洪仁玕与外国有较多接触这一事实而花费气力，从数十种西文记载西文论著中，挖掘出很多宝贵的资料，同时也利用了近年新发现的洪仁玕本人留下的重要文献，这就大大丰富了洪仁玕的形象。十分用力于发掘、利用资料，又有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我认为，这就是春涛这本书的主要特色。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人物。不少太平天国人物都值得进一步研究，都对太平天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意义，而对洪秀全、洪仁玕的研究尤其如此。春涛这本书认为洪仁玕是当时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我对当时的情况未曾仔细研究，只有粗略的看法。19世纪 50年代末洪仁玕为太平天国提出的对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外交进行革新的政策纲领，我想是前无古人的；在若干方面差堪比拟的，恐怕只有稍后的著有“校邠庐抗议”的冯桂芬。至于和太平天国对立的几位“中兴”名臣，他们关于“洋务”、“自强”的一些见解和作为，比较起来，不免更为瞠乎其后。人们似乎喜欢把太平天国与它的对立者作比较，那末，上述的比较是否也可以备一格呢？当然，洪仁玕的政策没有机会付诸实施，因而它主要在思想史上有巨大意义；然而，得到洪秀全同意的洪仁玕的主张没有条件见于实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应归咎于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对立面？我想这也许难以确切回答。但如果以上的比较可以成立的话，那末，对洪仁玕的事业和思想的研究，必能启发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作更多的思考。

1958年 5月

## 序 二

祁龙威

一九九二年，春涛撰《太平天国宗教》，予为之作序。其后春涛出访美国，与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等游，视野益宽，学益大进。旋又得王庆成教授从台湾所录洪仁玕“供词”七件及亲笔诗句。于是钩稽中西史料，奋笔撰成此书，颇多新意。国际同行谓为将太平天国史研究推进到一新阶段，实非过誉。予老病颓唐，乐睹春涛在庆成兄指导下，治太平天国史续有成功，特附数语以志盛事云云。

一九九二年 元月

# 一摇早年经历

## 疆场落魄

在广东番禺境内有一列山脉，名曰花山，东、西、北三面万山环峙，与清远、从化、南海、三水诸邑接壤，绵亘数百里，重峦叠嶂，路径险僻。明代，铤而走险者每每啸聚于此，而地方官鞭长莫及，互相推诿，故被时人称作“番、清、从三不治之地”。到了清康熙初年，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拥兵自重，又在此擅立王庄，广布党羽，更是搅得纷扰不宁。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为安定地方，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析南海、番禺两县地设置一县，广 ~~16~~里，袤 ~~16~~里，计 ~~16~~户，其中男丁 ~~16~~，女口 ~~16~~，因花山而冠其名为花县，隶属广州府。这便是花县的由来。

百余年后，这一地处荒陬僻壤的小县出了数位与太平天国历史密切相关的人物，其一是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官至四川总督、死后被清廷赐谥“文忠”的骆秉章；而太平天国一方几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同样来自花县，他们当中除上帝教和太平天国的创始者洪秀全、冯云山外，另一位便是本书的传主、太平天国后期的首席大臣——洪仁玕。

洪仁玕字谦益（一作益谦），号吉甫，清道光二年壬午正月廿九日（公元 ~~1822~~年 圆月 圆日）戌时出生于花县官禄埗村。<sup>①</sup> 该村位于县城西南约 ~~16~~里处，四周多为平原，禾田纵横。天气晴朗之日，由此向南可以远眺到 ~~16~~里开外广州北郊的白云山。离村 ~~16~~里许西北方向则有丫髻岭、独秀山诸山，其中，丫髻岭因两峰插天而得名，为县西南最高处，“双峰朝旭”系花县八景之一。这是一个新兴的村落，在建县次年修纂的《花县志》

<sup>①</sup> 陈周棠校补：《洪氏宗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 ~~16~~页。按：戌时系十二时辰之一，相当于现在的下午 苑时至 怨时。

中，尚未列有官禄埭村名。<sup>①</sup> 传说这里最初仅有两家棺材铺，后由客家人开发成村。到道光年间，官禄埭居民已有三四百人，均为清一色的客家人，内以洪姓族人居多。全村计有三排以灰沙砌成的平房，中隔狭窄的便道，均面南而立。前排房屋前有一水塘，水塘左侧有一书塾，为村童受蒙读书之处。这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的华南客家村落。

客家是中原汉民在历史上向南方迁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特殊民系，有着自己固定的方言和生活习俗。客家人南迁主要由于战乱、灾荒、人口膨胀以及做官、经商、游学等原因。据罗香林先生考证，历史上客家先民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迁移共有缘次，其他零星的迁入则不能悉计。<sup>②</sup> 至于洪氏世系，抄本《洪氏宗谱》为我们勾勒了其辗转南迁、繁衍生息的大致轨迹。谱称洪氏先人系共工氏之后，所谓“洪之从水从共，而共工尝以水德霸九州，其因此得姓焉”云云，显系穿凿附会，不足为训。但花县洪氏出自南宋名臣洪皓之后却是不争的事实。洪氏世系在唐朝以前的历史已不可详考。唐朝末年，洪氏先人为躲避战乱，从徽州婺源县迁移至江西饶州乐平县。南宋绍兴年间，洪皓的曾孙洪璞高中进士，官授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尉，“见其山水秀丽，遂家焉”。后来，洪璞的十世孙洪贵生又从福建迁至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布心。明永乐年间，洪贵生的曾孙洪贞禄（即念九郎）移居程乡县（清代改为嘉应州，今为梅县）石坑堡。当时，该地地旷人稀，亟待开发，故而吸引了大量的移民。但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间，人口随着经济的开发而日益膨胀，导致人兴地隘，谋生不易。清康熙年间，洪贞禄的十一代孙洪泓三迫于生计，又迁居到新近设县荆榛弥望的花县，五传而至洪仁玕一辈。<sup>③</sup>

洪仁玕父洪名扬，母温氏，他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五。<sup>④</sup> 客家社会十

① 参见康熙二十六年《花县志》卷一“乡堡”篇（光绪十六年重刊本）。

②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刊《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页240，第1页。

③ 兹据宗谱统计，自洪泓三五传到洪仁玕一辈，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花县洪氏男丁人数之比依次为男前四男后三男（参见《洪氏宗谱》，第1页-2页）。这是当时全国人口激增的一个缩影。

④ 《洪氏宗谱》，第2页。按：《洪仁玕在南昌府问供之一》却云：“兄弟四人，长次均故，三兄仁琅，小的第四……”，两说相悖，不知洪仁玕是否在有意隐瞒真相？拙著从前者说。又，洪仁玕供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计苑件，包括在席宝田军营“问供”一件，“亲供”一件（原题《抄呈伪于王洪仁玕亲书供词》）；南昌府“问供”三件，（转下页注）

分重视“光前裕后”的使命，每每以耕读之家自勉，期望后人能重振先祖遗风，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洪氏宗谱》中录有宗祠的一副对联，真切地反映了这一意识：

由嘉应徙杨梅，祖德宗功，经之营之，力图官禄之基础；  
籍花峰贯花邑，光前裕后，耕也学也，恢宏敦煌之遗风。<sup>①</sup>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洪仁玕愿岁时便入私塾读书，和所有的生童一样，先是诵习《千字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然后依次读《四书》、《五经》，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学训练。

据现今残存的洪仁玕诗文来判断，他的水准明显高于一般的三家村夫子。这从侧面反映了洪仁玕的天资，以及他幼年读书时的勤奋。斗转星移，当洪仁玕后来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时，他曾撰文自称“本军师自幼习举子业”、“本军师生长儒门”<sup>②</sup>，其自诩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早年的这段读书生活一直牵动着洪仁玕的情愫，在其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读书、应试、入仕，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一种人生模式。不过，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这又是一段很难走完的人生苦旅。童试为最初级的考试，以童生身份投考秀才士子博取功名的第一道阶梯。按照清朝定制，童生必须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考中者方可入府、州、县学成为“生员”，俗称秀才。士子一旦入学，便异于庶民，享受特殊待遇，诸如厚以廪膳、免除差徭、地方官以礼相待等。由于各学学额有限，而应试者众，竞争激烈，加之科场黑幕重重，徇私舞弊之风盛行，故而进

（接上页注④）“亲书供词”一件；江西巡抚衙门“问供”一件（原题《本部院提讯逆酋供》）。该馆另藏有洪仁玕在狱中亲书诗句源首。上述文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二《太平天国》（全愿册：上海，神州国光社，~~页码~~）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圆册收有《洪仁玕自述》一篇，即洪仁玕在南昌府亲书供词；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录有其诗句的英译本；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则片段引录了其供词和诗句。~~页码~~年，王庆成先生在台北寻访到上述文献，并对之加以整理考订，使我们得以窥其全豹。拙著所引洪仁玕供词和诗句均据王先生所提供的影印件或打印件，各篇供词的标题均参酌王先生而拟。以下恕不一一注明。

① 《洪氏宗谱》，第~~页码~~页。

② 洪仁玕：《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钦定军次实录》，见《太平天国印书》（全圆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页码~~，第~~页码~~页。

学十分不易。另一方面，由于州县有大小，按照文风高下和钱粮丁口多寡，清代各州县学额有大、中、小学之别。因此，在类似花县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较为落后的小县，士子入学尤为不易。

洪仁玕自幼习举子业，与那些牧牛务农的村童相比，他显得较为幸运。然而，尽管他备尝寒窗苦读和局促号舍之苦，但却屡试不中，这又是他的不幸。约在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时年 17 岁的洪仁玕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后又再作尝试，但都名落孙山。<sup>①</sup> 当时，凡在科场郁郁不得志者，因别无所能，无以为生，一般都暂充家教或塾师，等而下之者则为医卜星相。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22 岁的洪仁玕被迫在家乡设帐授徒，以维持生计，成了一名乡村私塾先生。<sup>②</sup>

这一年是青年洪仁玕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洪仁玕在族兄洪秀全的影响下，接受了源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信仰。

## 皈依信奉上帝

洪秀全原名火秀，族名仁坤，与洪仁玕同属洪氏宗族的仁字辈，后因避上帝“爷火华”（1837）名讳而改为现名。洪秀全的曾祖洪英纶和洪仁玕的曾祖洪英纬分别是洪洪三的次子和第五子。

客家人“崇本报先，启裕后昆”的意识极为浓厚。当他们迫于外力迁移他乡时，往往将先人的骸骨一同随迁，兄弟分手时亦必分抄族谱，以待他日敬宗睦族，而且无论迁徙何处，均不改乡音。因此，各家人十分重视同族乃至同乡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富有团结互助、共谋生存的精神。血浓于水，洪仁玕与长他 28 岁的洪秀全“原是五服宗潢，巷里相接，长年

① 洪仁玕应试的确切时间现已无考。《洪仁玕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云：“本藩自幼读书，至廿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有论者将“经考五科不售”中的“五科”理解为五次科考，并据所谓清制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推断洪仁玕五次应试时间依次为 1837（丙申）、1838（己亥）、1839（壬寅）、1840（乙巳）、1841（戊申），实误。“科”本义指开科取士的条例名目，“五科”即五次科举考试之意，非特指与岁考相对应的科考。洪仁玕断无可能专事科考不应岁考。又，洪仁玕二十八岁时为 1838 1839 年，而 1840 年庚戌正是岁考年。

② 《洪仁玕在江西巡抚衙门问供》云：“……八岁读书，二十二岁以后训蒙，考过四五届，未曾入学。”

交游起居”，加之少时曾从之受学一年，两人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当洪仁玕后来沦为清军阶下囚时，他对洪秀全仍然赞不绝口，称其“天亶圣聪，目不再诵，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sup>①</sup>，且“为人忠信”<sup>②</sup>。可以这么说，洪仁玕对洪秀全的钦佩和敬重之情早在乡居时代就已产生。这也正是他后来追随洪秀全的原因之一。

洪氏兄弟的早期身世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于家境寒微的客家农户，自幼服膺儒家孔学，后来又都热衷于功名，但屡试屡败，科场失意，只好权充塾师。不过，两人在具体的生活经历和个性上又有所区别。相比之下，洪秀全曾因家贫而一度中途辍学，在家帮助料理农事或到山野牧牛，对人生的艰辛有着更多的体味。此外，洪秀全从小就踌躇满志，自视甚高，且性情刚烈，故而更具有一种开拓和叛逆精神。他于 1826 年皈依上帝便是一个例证。这一举动使洪秀全完成了其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洪仁玕。

广州是洪秀全的伤心地。这一年，17 岁的洪秀全第四次赶赴广州应试，结果第四次品尝了落第的苦果。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是在 1824 年前，当时他顺利通过了县试，但在广州应试时被淘汰，后受聘为本村的塾师，使他得以在训蒙之余继续研读不辍。1825 年，洪秀全再度应试，依旧名落孙山。逗留广州期间，洪秀全曾路遇外国传教士布道，获赠一部名叫《劝世良言》的书籍。携之返乡后，洪秀全稍稍浏览目录便束之高阁，并没有留心阅读。次年（道光十七年丁酉），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仍然未能遂愿。他不堪数次落第的打击。终于病倒异乡，由轿夫肩舆抬送回家。抵家后，洪秀全病情渐重，连续卧床一个多月。卧病期间，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洪秀全在梦境中产生了一些奇异的幻觉。他梦见自己登上高天，遇到一位端坐在宝座上的极威严的老人。这位老人自称生育了世间人类，他亲授洪秀全一柄斩妖宝剑和一象征权力的印绶，嘱其制服妖魔并劝人行善；另呵斥孔子在所撰书籍中没有清楚地阐述真理，孔子唯唯诺诺，认罪不讳。洪秀全还梦见一位他称作“长兄”的中年人助他杀妖。由此可见连番科场失意对洪秀全的刺激之大。在经受了前三次偃蹇不第的挫辱

① 《洪仁玕在南昌府亲书供词》。

② 《洪仁玕在江西巡抚衙门问供》。



秀全回家后，将《劝世良言》一书的要义及其丁酉年升天异梦中的见闻一向他讲明，使他“如梦初觉，如醉初醒，一觉泫然出涕”<sup>①</sup>。于是，在洪秀全的开导下，洪仁玕与冯云山俱信从了上帝。冯云山是邻村禾落地的客家人，家道殷实，有着幼读诗书、科场受挫、设帐授徒等类似的经历，是洪秀全的密友。洪秀全先在冯云山的书塾中为他们两人施洗，然后三人又一同到附近的石角潭浸洗。<sup>②</sup>

信奉上帝后，洪仁玕“遂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一概除去”<sup>③</sup>。此间，洪秀全写有一首宗教宣传诗：

神天之外更无神，  
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  
焉能超出在凡尘。

洪仁玕也步原韵和诗一首：

全能天父是为神，  
木刻泥团枉认真。  
幸赖耶稣来救世，  
吾侪及早脱凡尘。<sup>④</sup>

于是，洪仁玕便成为洪秀全所自行领悟出的上帝真道的最早信从者之一。

在 19 世纪以前，基督教曾经三次以较大规模传入中国，分别是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以及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但它们终是无根之

① 洪仁玕：《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第 4 册，第 240 页；另参见《太平天日》：“主（指洪秀全，引者按）有族弟干王洪仁玕，颇有信德见识。主将此情对他说明，他即醒悟。”（《太平天国印书》，第 240 页）

② 洗礼（洗禮）是基督教的两大圣礼之一，被视为重生之浴，寓意洗净人一切原罪的污秽，驱除与生俱来的魔鬼，使人与上帝和解。它代表信仰，是基督教的内教仪式，分注水洗礼和浸礼两种。洪秀全等人因是自行揣摩，故其洗礼仪式也就别开生面。

③ 洪仁玕：《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第 4 册，第 240 页。

④ 我深信耶穌之真道，使眾降魔，盡除邪惡。

花，相继凋谢。1840年，上文提到的马礼逊作为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行抵澳门，由此揭开了基督教第四次在华传播的序幕。此后，西方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也蜂拥而至。

与前期相比，此时的传教活动已远远超出了向崇拜偶像的中国民众传播上帝福音的文化意义，不少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地效命于本国政府在华的殖民扩张活动，在十字架与炮舰联合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过，从马礼逊来华直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传教士的活动中心最初孤悬海外，远在东南亚的马六甲一带；后期虽无视中国政府的禁令，竭力向中国本土渗透，但进展甚微。中国民众崇拜偶像的习俗，儒家华夏文明至善至美、夷夏之防等观念的影响，均顽强地阻遏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势头。西方列强虽用枪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未能同时以“福音”敲开中国人的心灵；不少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鸦片，但却拒绝接受上帝信仰。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更激化了朝野上下的仇洋心理，从而给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平添了一层阻力。耐人寻味的是，鸦片战争的炮声仅仅沉寂了一年，洪秀全、洪仁玕等人何以会一反常理，欣然接受上帝信仰呢？

首先，前已说明，洪氏兄弟系客家人。客家人在当地属于外来户，土客之间常常因土地等问题而引发纠纷乃至械斗（广西尤甚）。对宗庙和地方神的崇拜是土著人借以维系血亲和地域观念的重要手段，而客家人在对地方神的崇拜上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与当地原有宗教习俗的联系相对较浅，故而易于接受一种新的信仰。洪秀全等人的布道活动后来在广西客家社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正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点。<sup>①</sup>

其次，《劝世良言》虽然连篇累牍讲了大量陌生的西方神学概念和神迹故事，但作者毕竟是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故书中也不时穿插了一些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描述，而这些都是洪秀全等人所十分熟悉的。此外，该书还弥漫着一层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不时援引圣人彝训来阐释《圣

<sup>①</sup> 洪秀全排斥民间俗神主要是基于其禁拜偶像的教义，并非出于对土著人的敌意。他的宗教并不排斥土著人，而是超越了宗族和地域的界限，强调世人同为上帝子女，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他日后还明确提出了“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王长次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的原则。这也正是金田起义后来得以形成燎原之势的原因之一。参见拙文《客家人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东南学术》，1995年第1期，第185-190页。